

自然选择和宏观进化

达尔文唯一能观察到的“进化过程”证据，是家养动植物物种内部存在的巨大变异。达尔文对遗传学一无所知，他假定物种个体间的这种变异几乎是无限的，尽管任何一位育种专家都会告诉他并非如此。在他的著作《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达尔文说他很容易想象出一个熊族群，它们进入水中捕鱼，然后逐渐进化出更宽的嘴巴、更短的腿和更长的尾巴，最终偶然进化成我们今天所知的大型鲸鱼。因此，达尔文从物种个体间可观察到的有限变异，推断出了不可观察到的、全新动物的进化过程。

由于进化是通过生死这一简单的手段进行选择，因此没有死亡就不会有进化。

达尔文推断，如果人类能够通过选择性育种来培育鸽子和狗，从而获得某些理想的性状，那么大自然本身也可以通过一种称为*自然选择*的过程来选择无限的性状。育种者运用智慧来选择理想的性状（例如外貌或力量），而达尔文认为，大自然选择的是那些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性状。由于进化是通过生死这一简单的机制进行选择的，因此，如果没有死亡，进化也就无从谈起。在最近一期菲尔·唐纳休的节目中，著名进化论者卡尔·萨根表示，“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经历

了无数次的死亡。”进化的奥秘在于时间和死亡。基督徒或许可以思考一下，这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意味着什么。

达尔文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极其恶劣的地方，动物数量过剩而食物供应有限。他认为这导致了动物之间残酷的生存竞争，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因此，自然选择被定义为“适者生存”。这种“解释”的问题之一在于它是一个同义反复。同义反复是一种循环论证，例如“耳聋导致听力损失”；虽然这个说法本身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增进我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哪些动物能够生存下来？是那些适应环境的动物。那么，我们所说的“适应环境”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

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经典观点——适者生存——后来被修正为差异繁殖。这种对自然选择的解释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新达尔文主义的形式流行起来。根据新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自然选择不仅包括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还包括那些留下最多后代的动物。试想一下：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进化发生的原因是动物留下的后代过多，而食物不足以养活它们。而新达尔文主义者则告诉我们，留下更多后代的动物能够确保其物种的延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达尔文主义者（例

如保罗·埃利希) 坚持认为, 如果我们想要人类物种的延续, 就必须大幅限制后代的数量。

几乎所有生物学教科书都以桦尺蠖为例来证明自然选择。桦尺蠖 (*Biston betularia*) 的颜色从白色带黑点到几乎全黑不等。据说, 这种蛾子曾经数量最多, 因为它们与它们偏爱的树木浅色的树皮融为一体, 因此几乎不会被捕食者发现。几年前, 空气污染使这些树的树皮变黑, 使浅色的桦尺蠖更容易被鸟类捕食。人们推测, 鸟类捕食了更容易被发现的白色桦尺蠖, 留下的主要是颜色较深的桦尺蠖, 它们则隐藏在被烟熏黑的树皮中。对于进化论者来说, 这是进化作用的直接证据; 但是, 尽管桦尺蠖是自然选择的例子, 但它们并不能证明一种全新的动物类型, 甚至不能证明一种新的蛾类物种的进化。

事实上, 所谓的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之间并没有任何已知的联系。

进化论者喜欢将物种个体间的变异称为*微进化*, 暗示它与通过宏观进化这一过程随机形成全新物种的过程存在某种关联。但实际上, 所谓的微进化与宏观进化之间并无关联。大多数进化论者对此心知肚明 (尽管他们在媒体、教科书和课堂上解释进化论时绝不会提及这一点)。《科学》(Science) 杂志 (210:883-87)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总结了近期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

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宏观进化会议，其中与会进化论者的观点如下：

芝加哥会议的核心问题是：微观进化的机制能否外推以解释宏观进化现象？尽管可能会让一些与会者不高兴，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将这一结论传达给学校的学生，将有助于解决人们的担忧，即进化论应该在课堂上受到批判性的评估，而不是被教条式地灌输。

我们无法选择物种基因库中不存在的基因。

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之一，在于发现了同一物种的动物如何在不完全分化成不同物种的情况下展现出巨大的变异范围。基因分析表明，同一物种的个体并非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是拥有许多基因的不同版本，称为*等位基因*。只有克隆体才拥有相同的基因，本质上完全相同，包括性别。如果一个物种的所有个体都是彼此完全相同的克隆体，那将是一个多么乏味（且短暂！）的世界啊！每个个体都从父母双方继承等位基因，这保证了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个物种的所有个体构成了一个*基因库*，自然选择（无论是人工选择还是自然选择）可以从中进行选择。重要的是，我们不能选择那些不在该物种基因库中的基因。

以犬科动物 (*Canis familiaris*) 为例，这个物种包含超过 150 个被美国犬业俱乐部认可的犬种。从重达 125 磅的圣伯纳犬到仅重 3 磅的吉娃娃，它们虽然体型差异很大，但都属于同一物种。即便如此，犬类繁育者也面临着诸多限制。他们可以培育长腿犬和短腿犬（在合理范围内），但却无法培育出会飞的犬种。原因很简单：在犬科动物的整个基因库中，根本不存在任何能够产生翅膀，或者任何飞行所需的特殊基因。因此，进化论者只能诉诸于基因突变——他们最荒谬的解释。